

儿童文学 阳光书吧

水仙仙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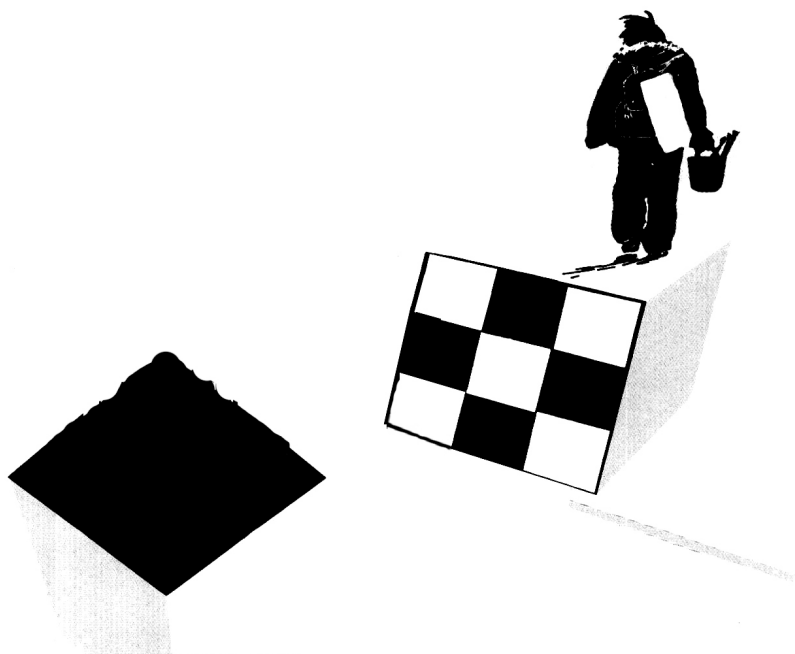
Narcissus

王璐琪 著



水仙仙仙

Narcissu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水仙们 / 王璐琪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10

(《儿童文学》阳光书吧)

ISBN 978-7-5148-0391-4

I. ①水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97300 号

SHUI XIAN MEN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主 编: 徐德霞

责任编辑: 孙 彦 徐俊婷

插 图: 罗威彪

责任校对: 刘成聪

著 者: 王璐琪

美术编辑: 刘妍妍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 编 室: 010-57526071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发 行 部: 010-57526568

h t t p: //www.ccppg.com.cn

E-mail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北京市通州次渠印刷厂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6.75

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70 千字

印数: 11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0391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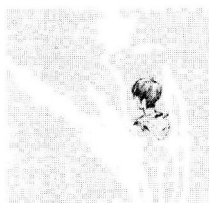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16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539)



CONTENTS

1	天 堂
20	不速之客
34	莫奈的厕所
47	触 礁
58	我一直都在
72	最遥远的距离
78	白眉道长
84	鸡犬升天
89	终生交白卷
97	我会保护你
107	英 雄
114	母 亲
117	冬 花
127	真正水仙精神
140	光明大道
150	花开有果
158	猜火车
167	状元酒家
174	法号空空
183	光荣之路
210	后 记



天堂

身后的车绝尘而去，直立行走时有不真实的错觉。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，马浩然身心俱疲，四肢蜷在腹部过久，疑心自己已变为爬行动物，只想在柔软的床上舒展四肢躺着。面前是绵延无尽的平房，稀疏的灯光令马浩然激动。

这块居民区在城郊，因为疏于管理，地面各式房子林立，巨人肩上站着矮子，胖子横在瘦子头上，无一不是千奇百怪摇摇欲坠。独立的一间或者整个儿的一栋花花绿绿挂满衣物、被褥，然而它们是充分利用了每个空间的，大小各异的招牌或挂或粘贴在房与房的间隙中，于是超载的艺体生聚集地如他们的领主一样，大方地向人们展示着他们的密集度。

尽管地面平整，马浩然还是有上下左右飘忽的感觉，他无暇顾及因新奇而四处跳跃的刘侯，自顾自蹲下。一阵干呕过后，意识到已在车上将“余额”吐完，他怅然地抹抹嘴，双手拄着膝盖站起身，夜间的凉风贴着他被汗濡湿的头发扫过，舒服了很多。

他虚弱地叹一口气，二十几个小时的路程，像是一场梦。

车上，马浩然的胃液随着颠簸一浪高过一浪，几欲跃出喉咙。旁边坐着刘侯，他向马浩然介绍要去的那个地方历史多么的悠

久，土特产就是艺术家，漫山遍野走的都是。

刘侯的嘴盛产“艺术家”，他天生喜欢渲染，所以，听刘侯说话要进行缩句。小学时学过：形容词去掉，留主语，剩下的就是——“地方”。

他们俩要去一个地方。

马浩然觉得胃液就在喉咙口徘徊，刚想说“我想吐”，结果一张嘴，哇地吐了出来，刘侯一声尖叫从座位上跃起，马浩然想说“对不起”，张嘴又发出呜噜一声，刘侯忙把涮画笔的小折叠桶放在马浩然脚下，让他吐在里面。

刘侯继续说着，马浩然声色俱厉地为他伴奏。

“还没到吗？”马浩然气若游丝地问，刘侯说：“到了。”

马浩然感恩戴德地拎着沉重的涮笔桶下了车，小风吹得他十分惬意，画袋和画箱被刘侯扔下车。一出车站，马浩然跟刘侯就被一群异常热情的人围住了。一个戴墨镜的男人夺过马浩然的行李拔腿就跑，边跑边说：“快上我的车，保安来了！”话音刚落，所有的人移形换影似的瞬间消失不见，马浩然咋舌，刘侯跟着墨镜跑，说：“去追你的行李啊，待着干吗？”

三人以百米速度蹿上车，关上车门就跑，此过程不超过十秒钟。

“怎么一说保安就跑了？”刘侯问。

“车站的规定，不允许出租车进站拉客。”墨镜把方向盘打得狂野，马浩然的内脏几乎被甩出体外，顿时脸惨绿。

“人人都有公平竞争工作岗位的权利啊。”刘侯说。

“就现实而言休论公道。”墨镜沧桑地说，“公平是部分人的公平，并没有完全的公平。要是全都公平了，这世界就灭亡了。”

刘侯说：“老兄谈吐不凡，开车可惜了。”

墨镜说：“我是XX大学毕业的。”

马浩然顿时吐了，他知道XX大学是全国著名大学，墨镜同情地递给马浩然一个塑料袋。

马浩然接过塑料袋，问：“那开车是你的副业？”

墨镜面色平静地说：“不，我就是一开车的。”

三人一路聊得投机。不久，墨镜把车停下，天已经黑透了，路边只有路灯在亮，看不出任何生命的迹象。马浩然跟刘侯下车，掏钱给墨镜，墨镜摆摆手以示不用，刘侯非要塞钱，墨镜说：“说不要就不要，做人讲究个缘分，谈钱伤感情。我走了，以后再见。”然后绝尘而去。

马浩然说：“这人真好。”

刘侯附和：“是啊，还是好人多。”

“来看。”刘侯的声音从几栋灰暗的筒子楼后面传来，马浩然收回思绪，走过去。一幢巨大豪华的楼鹤立鸡群，淡灰色的瓷砖贴满墙，欧式的窗户，贴近墙根的地方围有栅栏，灯光打得整栋楼金碧辉煌熠熠生辉，他们瞻仰着这间画室的仪容，刘侯连连尖叫：

“好炫！”

楼前站一眼镜男，打着“奔向新时代”的纸牌左顾右盼，刘侯亢奋不已，抓着马浩然的手说：“真不愧是学艺术的地方，这么有创意，你说谁会想到用人打着广告牌啊。”马浩然附和，扒掉刘侯汗津津的爪子。

眼镜看见马浩然、刘侯背着画袋，灰头土脸，衣衫不整，几步上前问：“是来画室报到的吗？”

马浩然说：“是的，前几天咨询过。”

眼镜长舒一口气说：“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啊！”

“怎么画室还派人专门来接我们？”刘侯兴奋得直搓手。

眼镜说：“怕你们找不到地方。我从昨天就在这儿站着了，走吧。”

马浩然、刘侯跟着眼镜直直往大楼里进，眼镜还是高举着牌子，双手握柄，仪仗队引导员似的。快跨入旋转门的时候，眼镜猛地一个急转弯往右，马浩然、刘侯几乎快闯进大楼了。

“怎么怎么？”刘侯问，“不是在这儿吗？”

眼镜冷冷一笑，说：“咱们‘奔向新时代’怎么会这么俗气，那是水仙画室，你看那个像画室吗？简直就一年龄低于十八不能进入的娱乐场所，腐蚀人的心灵。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刘侯讨好地说。

他们拐进一条黑糊糊的小胡同，胡同里弯弯曲曲一眼望不到尽头，路灯是瞎的，没有一丝灯光，路面坑坑洼洼。等马浩然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以后，被满墙写的画室、音乐播音教室的宣传语吓坏了，从胡同入口到胡同出口，除了头顶上露出一长条靛蓝色天空，连地面都涂满了广告：“毕加索画室”“梵高画坊”“贝多芬的琴房”“Eminem的金话筒”……一系列“名家”统统墙上贴着地上躺着，争先恐后砸进马浩然的眼球，手机小灵通号码更是密密麻麻。马浩然小心翼翼地从艺术家身上迈脚过去，唯恐踩到他们触犯其尊严。

每个画室广告的美术字都各成一派，全手写，不乏动人心魄者，据说，搞美术的用机器打招牌标语是对自己的侮辱。每个画室也都有简单另类的标志，老师们自己设计。音乐室播音表演室的相

对较弱一些，当然不乏请画室的人给做招牌的，从字迹就能看出来。

越往里走越荒凉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垃圾四散，身轻如燕地在空中飞舞，飘飘忽忽掠过他们的头顶，马浩然顿时毛骨悚然，他小声问刘侯：“咱们应该先看看眼镜的证件。”

“没有证件。”冷不丁眼镜说话了，马浩然、刘侯吓了一跳。

“你是画室的老师？”马浩然问。

“是。”眼镜说。

“那你教什么。”马浩然问。

“啥都教。”眼镜说，“素描色彩速写我教，理论课也是我上。”

“好厉害。画室还有别的老师吗？”刘侯问。

“没了，就我自己，我是老师兼校长兼宿舍管理员兼清洁工，不过你们来了我就把清洁工的职位禅让给你们二人。”眼镜把牌子举得高高。

“呃？”马浩然看向刘侯。

“别担心我的水平，”眼镜说，“实践出真理。”

“几个学生？”马浩然问。

“不多，几百个吧。”眼镜说。

马浩然倒吸气：“那我们住哪儿？”

“想住宿舍住宿舍，想出去租房就出去。”眼镜说，回头看了他们俩一眼。

“住宿舍怎么交房租？”刘侯问。

“不收房租。”眼镜说，“免费。但是得打扫宿舍，我一向不多

收费，不像某些画室，拿孩子的钱不当钱。”眼镜咬牙切齿。

“老师您贵姓？”刘侯问。

“姓东方，”眼镜说，“叫明亮。”

“东方老师，这儿怎么没有灯？”刘侯问。

“被供电局掐了，这个地方要拆迁了，说是影响市容。怎么影响市容了，这儿多有灵气！”东方老师说。

“咱们怎么生活？”马浩然问。

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，咱们的老祖宗不也没灯还繁衍出这么多后代？况且学生也不需要什么夜生活，夜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睡觉。”东方老师说。

“总有一天要拆迁的。”刘侯说，“到时候咱们怎么办？”

东方老师说：“他要是敢拆，我就睡在掘土机的车轮子底下，跟这片地方一同沉睡！”

马浩然、刘侯愕然，不知道老师的忠义之气从何而来。

“老人们说这地方埋着一个排的烈士遗骨。”东方老师看他们不解，于是说。

“了不得，怎么不报政府？”刘侯问。

“报政府干吗？他们派人来挖出来给转移到烈士陵园？”东方老师冷笑，“可笑！”

“放在烈士陵园里表示对烈士的尊重啊。”马浩然说。

东方老师说：“当初这个排的战士为了保护乡亲们而牺牲，乡亲们脱险后把他们的遗体埋在这儿，全是用手挖的，谁能比他们更尊敬更爱戴这些战士？这么多年了战士们已经和土地融为一体，再挖出来放到新的地方是对他们的侮辱。我在这块土地上长大，这儿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这里居住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，每年

清明节给烈士们扫墓，让这群可爱的人在这块他们用生命捍卫的土地上沉睡。”

马浩然说：“你又不是烈士你怎么知道烈士想在这儿沉睡，没准儿他们想回老家安眠呢。”

“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知不知道烈士想不想在这儿沉睡？”东方老师咆哮。

“那……那……就在这儿睡呗……”马浩然吓了一跳，声音抖啊抖地说。

“咱们到了。”东方老师停住，放下牌子说。

马浩然、刘侯抬头看，黑黝黝的一栋筒子楼。

马浩然说：“这光线不太好吧。”

东方老师说：“和光线没有关系，这栋楼是黑色的。没有广告牌，一共三层楼，‘奔向新时代’五个白色的大字自上而下依次排开：三楼墙体上‘奔向’，二楼‘新’，一楼‘时代’。”

“怎么不做个广告牌？”马浩然问。

“没钱。”东方老师回答得干脆。

“带着几百号学生怎么都没有做广告牌的钱？”刘侯问。

东方老师突然眼睛盯紧马浩然和刘侯，刮刀一般从上到下刮一遍，犄角旮旯都没落，说：“注意措辞，学生不是摇钱树，需要钱了才催学生交钱，学生是用来教的。另外，没闲钱。”

“怎么会是闲钱呢？”马浩然说，“做广告牌嘛。”

“问你，广告牌是用来干吗的？”东方老师发问。

“宣传的呗。”刘侯说。

“好，你站在这栋楼面前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？”

“奔向新时代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你挂个广告牌不也是这效果？而且我说广告牌和装修都是虚伪和做作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有装修的钱我还不如给学生多买几个新鲜的景物，多请几位模特。学费贵，收学生的钱装修画室，省下的钱我还可以盖宿舍，租不到房子的学生免费住宿舍。钱分两种，一种就叫钱，另一种叫闲钱，除必需之外的钱就叫闲钱。有人认为闲钱是用来享受的，我认为享受是一种罪过，享受多了就死于安乐了，有些人迟早要安乐死过去。”东方老师找钥匙，勾着脑袋，脊柱明显有歪斜，由于穿着倒看得不明显，当他弯着腰的时候腰线很明显地显示出他身体的残疾，瘁人的扭曲。

“今天天晚了，你们俩先住宿舍里，明天一早再参观画室。”东方老师没理会刘侯。

这时从里屋出来一个苗条细高的身影，是个女人，由于天黑看不太清楚，东方老师见了她就问：“饭做好了没？”

来人说：“好了，叫他们俩也来吃吧。”说完对马浩然、刘侯说，“来，你们俩。”

马浩然觉得声音熟悉，沙哑的成分十分像他认识的一个女孩。他只觉内心空旷得厉害，不禁哀伤起来。

离开家前马浩然回了趟老家，去看看马老头马老太，他一向喜欢奶奶家胜过姥姥家。路途崎岖，当他从车上歪歪扭扭下来的时候，见马老头马老太相互扶持着在马路边站着，尘土飞扬。老两口看见马浩然后高兴得跟孩子似的，咧着没牙的嘴笑，灰白的头发卷着灰土，灰里灰气的衣服衬着灰黄的脸，一瞬间马浩然觉得恍惚了。

马浩然在老家待了大半天，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，爷爷蹲在路边等车，让马浩然在屋里坐着陪马老太太说话。马浩然坐在屋

里跟奶奶说了一会儿话，出去看爷爷，爷爷蹲在路边抽烟，古铜色的脸上反射着夕阳的光芒，烟雾寥寥地在他头顶上盘旋。爷爷见马浩然出来，嘻嘻地笑开了，脚往旁边挪挪，给马浩然留出一个空隙，马浩然蹲在爷爷旁边，两人顿时无语。

不多会儿一辆三轮电动车来了，叮咚作响，瘦弱得在风中飘摇，若不是司机在上面压着，估计车有可能被风吹走。

马浩然说：“爷爷，你回去吧。”

马老头说：“好好好，你慢慢地，你奶奶脚不好使，她不出来送你了。”

车开动的时候马浩然的心缓缓地沉入最深处，他从后视镜看爷爷，爷爷咧着嘴笑，这时马老太太出来了，见马浩然已经走了，马老太太抬起手抹了抹眼。

“你想什么呢？”刘侯的声音猛然在耳边响起，吓了马浩然一跳。他回过神，发现东方老师和那个女子以及刘侯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，马浩然说：“没什么，咱们走吧。”

一行四人进入一楼的一间大厅，里面拥挤不堪，但很整洁，看得出是用心收拾的，墙上居然有壁画。马浩然头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壁画这种东西，他头晕目眩，那种尺寸是与在画布上的感觉全然不同的一种震慑，马浩然咋舌。

女子端来小灯，古朴的造型细长溜的一盏，女子唇红齿白，细细的眉毛长长的，左眼下有一颗黑色的小痣。她把灯递到马浩然手里，马浩然看灯光在她的脸上以及两只大眼睛中央摇晃燃烧，东方老师说：“没有光又不会死人，怎么还拿我的灯照明，那可是我跑了好几条街买的，贵着呢！哪经得起你这么折腾？”

女子没说话，白了东方老师一眼，转身走了，东方老师见状赶

忙追上去。马浩然尴尬地手里举着灯，刘侯捂着嘴笑，马浩然没好气地问：“你笑啥？”

刘侯指他身后，马浩然回头看，壁画上碰巧画着《自由女神领导人民》的油画，马浩然与女神并肩而站。

刘侯上前一把拉掉马浩然的上衣，露出大半截肩膀，刘侯说：“这样才对称。”

马浩然一拳捶在刘侯的身上，说：“没正经。”

刘侯说：“咱去吃饭吧。”

马浩然说：“老师不是说让咱们在画室里和他们一起吃吗？”

刘侯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没有看见老师与他妻子要共进晚餐了吗？”

马浩然说：“刚刚那位是他的妻子？”

刘侯鄙夷地看着马浩然：“怎么你没有看出来，很显然啊。”

“没有看出来。”

“眼拙。”刘侯说，“跟老师说一声咱们就走吧。”

刘侯率先摸黑前进，马浩然举着灯给他照路。最里间的小屋里老师与他的妻子在吃饭，桌子中央摆着一个欧式烛台，铺着带繁杂花边的白色桌布，一看就知道桌布是用来教学的台布。桌上是两菜一汤，一个西红柿块儿炒鸡蛋，一个西红柿条儿拌鸡蛋，汤是西红柿鸡蛋汤，桌上摆了四双碗筷，马浩然与刘侯说：“我们出去吃。”

师母说：“为什么不坐下一起吃呢？”

马浩然说：“想出去看看，头一次来。”

师母站起来，说：“那你们去吧，灯带着，外面黑。”说罢坐下吃西红柿。

“把我的灯弄坏了，我挖了你们的脑浆脑壳当灯使！碰巧画室还缺一个人头骨。”

马浩然、刘侯赶紧走，忙不迭地答应老师一定好好照料他的灯。

马浩然和刘侯两人共同护着灯，四只手握得紧紧的，那手劲儿快把灯给捏碎了。到最后刘侯干脆吹灭了灯火，把灯往怀里一揣，说：“好了好了，这回不用担心了。”

两人提心吊胆地走出黑灯瞎火的胡同，顿时来自四面八方的灯光齐刷刷地朝他们射来，他们一阵狂喜。

“简直像是从黑暗奔向黎明，我激动得想哭。”马浩然说，声音都颤抖了，“人类真伟大！”

“没有爱迪生哪来的灯！”刘侯也感动。

他们立即往对街的商业区走去，坐了一天的车没怎么吃东西，马浩然连胃液都吐出来了，怀疑再吐只能吐肠子里的东西了。饭店基本打烊，马浩然、刘侯一阵失望，往前走，是更多关着的饭店，刘侯说：“要不咱们回去吃西红柿？”

马浩然说：“吃什么西红柿，我都要饿死了，往前走走。”

遥遥地望见寂寥无人的巷子深处一盏明黄的灯，门口一个人弯腰打扫着，马浩然、刘侯急忙奔过去。走近了马浩然问：“你是这附近店铺的伙计吗？”

那人没理会马浩然，手里的扫帚有节奏地扫着地面，刷刷刷，单调的节奏在小巷子里面回荡，扫着扫着扫到马浩然脚下。马浩然低头看着他，刘侯用手捅捅马浩然，再指指扫地的人，小声说：

“别问了，你确定这是人？”

马浩然又问：“这附近有没有开门的饭店？”

那人固执地扫马浩然的脚，马浩然脚往后退缩，说：“你干什么你干什么？说句话啊。”

刘侯屈起手指，敲敲那人的后脑勺，立即，那人爆炸一般，立起身来眯着一双眼，冷笑道：“愚蠢的人类。”

刘侯顿时后退一步，结结巴巴指着那人说：“马浩然，赶紧……紧……紧跑，这个不是人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？”那人不高兴了，“如果不是人还能让你看见？你们哪儿来的，干什么的？”

马浩然说：“我们是‘奔向新时代’的学生，找饭店。”

那人说：“巧，我也是那儿的学生。”

马浩然说：“我叫马浩然，这是刘侯。”

“王先生。”那人冷笑。

马浩然说：“那你叫什么呢？”

“王先生。”那人重复。

“我的意思是你的名字，不是你的姓。”马浩然耐着性子解释。

“我就叫王先生。”王先生说。

马浩然诧异：“怎么还有人叫这名儿？”

“愚蠢的人类，少见多怪。”王先生冷笑，“你们是新来的吧。”

“今天刚到的，找饭店呢。”刘侯说。

“跟我走。”王先生说着把扫帚一丢，拍拍手。

三人并肩走，刘侯问：“你这么晚了在这儿扫什么地？”

王先生提高声音，说：“地？你看见我在扫地？”

刘侯指指身后说：“喏，难道那不是扫帚？你在拖地？”

王先生冷笑，用轻蔑的眼神看刘侯，说：“我在清扫人类的污秽。”

马浩然戳了刘侯一下，低声说：“别问了，没看见这儿的人都不正常吗？”刘侯噤声。

王先生直接带他们拐进小胡同的分支，一个饭馆赫然立在胡同路中央，两边的缝隙只够一个人侧身而过。饭店只有一间门面，锅炉厨房支在外面，一伙计倚着门框挖鼻孔，抠完手指甲利索地一弹，王先生说：“我们是吃饭的。”

伙计慢慢悠悠地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马浩然说：“你这儿还有啥吃的？”

伙计不挖鼻孔了，一手指指招牌，上面写着“羊肉刀削面”。

“只有刀削面？”刘侯说。

“我就是一卖刀削面的难道还有拉面不成？”伙计继续抠鼻孔。

“三碗。”马浩然说，“仁兄可否洗个手？”

伙计说：“手上的病毒细菌啥的经沸水一煮就死了。”

“基本的卫生还是要讲的。”刘侯说。

马浩然跟着王先生和刘侯找位子坐。屋里脏得无处下脚，东西全都拉出来公然晾着，衣服盆碗锅筷子散落一地，马浩然突然失去了胃口。三人坐定，伙计里里外外跑着忙活，刘侯手指头无聊地在桌子上敲打，马浩然对这个动作有心理阴影，他按住刘侯的手指头，喝了一口水，找话题问王先生：“你在这儿学了多久了？”

王先生说：“不长，也就是三四年吧。”

马浩然嘴里水几乎喷出来：“三四年？”